

# 丈夫被杀 农妇追凶17年 最后两名嫌犯日前庭审 李桂英：心里的石头放下了

十多年前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夜晚，丈夫晚上快11点从窑厂拉土回来。一见面，用沾满泥沙的手递给李桂英当天的工钱。她心疼丈夫，让他把钱自己留下买件衣服，但他还是把钱硬塞给李桂英。那年，她尚年轻，还是一个沉浸在丈夫疼爱中的幸福女人。

1998年的一个傍晚改变了这一切，丈夫被同村的齐金山等5人伤害致死。据周口项城市公安局通报：“项城市南顿镇齐坡村的齐学山、齐保山、齐扩军、齐海营四人怀疑李桂英夫妻举报其四人计划生育超生而怀恨在心，曾事前多次预谋。”

案发后，5名嫌犯销声匿迹。17年间，李桂英自学法律，拜访上千户村民求线索，花费几十万元。根据她提供的线索，4名嫌犯归案。自去年被媒体报道后，当地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，最后一名嫌犯也于2015年12月落网。

今年6月17日，最后两名被抓获的嫌犯齐好记（齐海营）、齐扩军故意杀人一案在河南省项城法院开庭审理。李桂英告诉记者，“心情很复杂，喜忧参半。凶手没抓到以前，担心他们可能回来害我们。现在心里的石头放下了。”

这半年不用追凶，李桂英主要忙着追债。



李桂英(资料图片)

## 摸索

### 自学法律 拜访上千户求线索

记者：自己找凶手，你都做了哪些准备？

李桂英：我看了很多专业书籍，包括《刑法》《民法指南》《侦查学》等，学会了抓捕和寻找线索的方法，比如从《侦查学》中学习了摸清情况排查虚假信息。我也看电视台的《天网》等法制节目学习。看的好多东西也容易忘掉，我还会再巩固。法律是学不完的，学法只是第一步，学完了还得懂法。

刚开始学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，我就会请教律师。我要是不学法律，就永远都抓不到齐金山。即使现在凶手被抓住了，每天孙子睡着后或者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我还会看一下。

记者：线索都是怎么找到的？

李桂英：我们村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，我挨家挨户去拜访。和他们说要是出去打工看到了告诉我一下。我从他们说话的口气来辨别他们是否愿意帮忙。对于愿意的，我会带着

礼物二次拜访。有时候我宁可自己不吃，也得在拜访的时候给他们送礼物。除了我们齐坡村本村的，我还会去附近的村庄拜访，求他们给我提供线索。因为外村的人不认识这些嫌犯，我就去打印店把照片打印下来，光是照片就打印了上千张。这些年来，我拜访过的人家有几千户了。

1998年追到的两个凶手齐保山、齐学山就是村子里的人在镇上发现的。他们回来时给我传话，让我跟着一起去看是不是。我一看是他们，就报案了。

记者：找线索花了不少钱吧？

李桂英：大部分提供线索都不要酬劳。但确实也有很多人想利用我找线索急迫的心情来骗钱。有的人会和我讲，“我知道一个线索，但是你得先给我两千元钱，我才告诉你。”刚开始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我还从亲戚那借钱给他们。但很多是假线索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后来我就不轻易给了。

## 心酸

### 新疆追凶沦落到像乞丐

记者：嫌犯逃到新疆你是怎么发现的？

李桂英：齐学山和齐保山刑满释放回家，出狱不久就张罗在老家盖房子。我知道后心里很疑惑，“刚出狱的人怎么会有钱盖房子”，因为齐学山、齐保山和齐金山是三兄弟，我猜测是不是齐金山在暗中资助。

经人指点，我找到了齐学山的电话号码，想办法打印出他的通话清单。清单上有一个新疆的号码频繁出现，我怀疑号码为齐金山所有。我把电话号码、齐金山的身份信息连同公安机关的追捕信息一起提供给新疆警方。不久，警方就传回一段视频让我辨认，视频里

的人正是逃逸了13年的齐金山。

记者：17年在路上追凶，有特别窘迫或者心酸的时候吗？

李桂英：有一次去新疆找人，刚下车身上的钱就被偷了，只能靠捡瓶子卖钱。以前我是民办教师和村干部，生活也很讲究。但是追凶的时候沦落到像乞丐一样，住在别人屋檐下，向他们乞讨，那段时间，不是人吃的饭我都吃，觉得很没尊严。

去新疆追凶的时候，那边还很冷，导致我落下了手麻、肩周炎等病。现在我两条腿因为有关节炎都不敢走远路。

## 坚持

### 遭嫌犯家属报复 凶手不受惩罚对不起孩子他爸

记者：遭到过报复吗？

李桂英：齐金山家里人见到我会骂我，说假如我再告齐金山，就要杀我全家。有一次我去地里种麦子，齐金山的老婆和母亲找到我，把我打了一顿，我的头发被拽下一绺。幸亏村里人看到把她们拉开了。后来我们家就搬到了南顿镇。

从那以后，我出门都会很注

意。一般人少的中午和晚上不出去。为了防止报复，家里也会养狗、安摄像头。

记者：在齐坡村，大家对你追凶17年是什么态度？

李桂英：大多数都很支持我，鼓励我应该这样做，不然对不起孩子他爸。但也会有一些风言风语，劝我别追了，说人死不会复生，凶手跑了就算了。还有一些

人觉得我精神不正常。

记者：为什么会一直坚持？

李桂英：好好一个人没了，凶手也跑了，觉得孩子他爸冤。我和孩子他爸感情很好，他去世后，我总会梦到他，他说欠我的太多了，下辈子还跟我做夫妻，也和我说要想法把几个凶手找到。

我总觉得不让凶手受到应有的惩罚对不起他。

## 亏欠

### 17年花费几十万 几个孩子受了不少苦

记者：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？

李桂英：我之前长期在外追凶，心情也不好，整宿睡不着觉，铆钉厂的生意开一天，停一天，很多客户都流失了。有时候我们也会从外边借一点儿钱。现在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种地和做钉子。

记者：你之前提到，十多年来追凶，亏欠孩子、亲戚朋友太多，这句话怎么讲？

李桂英：因为追凶，孩子们跟着我受了不少苦。特别是我家老二，他的哥哥弟弟妹妹都要去上学，我追凶也需要钱，所以要留下一个人挣钱，我就劝他不要去上

学了，留在家帮我挣钱。我认为他聪明，个子长得高，可以担起一个家了。当时我把家里做钉子的机器交给老二管，就去新疆找仇人。

我冬天回来时，刚进家门，就看到二儿子站在院子里给机床擦油，浑身上下油腻肮脏，两只小手还得了冻疮。看到我之后就哇哇大哭，“我不做钉子了，我也要去上学。”

我们家以前挣的很多钱都花在追凶上了，亲戚朋友也帮了不少忙。我哥我姐都借给我几万元钱了。孩子上学学费交不起的时

候，就是我哥给我交的。

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，借的钱都不让我还。但是我过意不去，几个孩子也陆续能挣钱了，我让他们把欠别人的钱还上。也有很多人想给我们捐款。一个云南的人大代表，给我充了500元钱话费。还有好多人向我要银行卡号。别人捐款都拒绝了，不想再欠人情了。我想慢慢自己挣。

记者：追凶这些年花费大概有多少？

李桂英：大约有几十万吧，大部分是和亲朋好友借的，还有钉子厂赚的钱。

## 追责

### 目前等公安问责结果

记者：现在是什么心情？

李桂英：心情很复杂，喜忧参半。凶手没抓到以前，每天惴惴不安的，担心他们可能回来害我们。现在比以前好很多，心里的石头放下了。这半年不用追凶了，主要是忙着追债。

记者：主要追责什么呢？

李桂英：我的丈夫在1998年1月30日被同村村民齐学山、齐金山、齐保山、齐扩军、齐海营五人杀害，但项城市公安局未积极办案。1998年1月30日案发时正值大年初三，5名嫌犯连夜逃逸。派出所还将犯罪嫌疑人齐海营户口注销，重新以“齐好记”为名给齐

海营上了新户口。

记者：追责有什么进展，收到公安方面答复了吗？

李桂英：项城市公安局明确表态成立调查组，追究不同时期相关人员的责任。目前我们还在等公安的问责结果，但具体进行到哪一步，我还不清楚。

## 变化

### 家里成了全国刑事案件聚集地

记者：你的事迹被新闻报道后，生活有什么变化？

李桂英：我家成了全国刑事案件案件的聚集地。太多的人和事需要帮助，我却势单力薄，无能为力。半年来，差不多有几百个人找过我。还有很多编剧、导演和

我联系，想把我的故事作为原型拍成影视剧，让我和他们签原型人物授权。

记者：对于这些求助，你是怎么回应的？

李桂英：我会鼓励他们坚持下去，更多地学习法律知识，按程

序反映问题。

记者：对未来有什么期待？

李桂英：想让凶手得到依法判决。好好照顾孩子，多赚一些钱，报答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。看着小孩慢慢长大，结婚成家。

(法晚)